

先 朽 颂

奠基

主 编 孙文盛
常务副主编 李 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先行

創

日

先行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先行颂·奠基 / 孙文盛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034-1979-9

I. 先... II. 孙...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391 号

责任编辑: 方 正 李春华 装帧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00 × 1000mm 1/16

印 张: 39 字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19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纪念刘少奇同志接见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 1957 届毕业生代表 50 周年

《先行颂》编委会

主 编：孙文盛

常务副主编：李 元

副 主 编：鹿心社 贡小苏 汪 民

王世元 王寿祥 孟宪来

孙志辉 甘藏春 王瑞生

委 员：赖文生 黄宗理 吴国华

王宝才 李廷栋 吴淦国

王玉如 程利伟 刘随臣

常 江

《先行颂·奠基》编辑组

组 长：程利伟

副 组 长：常 江 胡茂焱

成 员：郭友钊 任开文 王 丽

李约汉

《先行颂·足迹》编辑组

组 长：吴淦国

副 组 长：王惠玲 徐乃和

成 员：韦国华 刘金艳 李福芹

胡轩魁 韦炯隆 郭 兴

朱新国 袁宝华 杨巍然

杨光荣 孙培基 王士才

杨习真 蔡 育 高小宇

策划·协调：程利伟

序



可贵的先行精神

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主席在接见原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作了一次非常亲切感人、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地质工作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并向地质工作者赠送了一杆猎枪，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地质博物馆里。刘少奇主席的这次谈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献身地质事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奋勇争先。

当年为这次接见做组织工作的王玉如等人给部里写信，请求支持他们出一部书，纪念刘少奇主席接见50周年。部党组的同志都觉得这是好事，为了把好事办好，责成专人牵头，与地调局、部作协、地质大学商量，拿出个编辑出版方

案。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将本书定名为《先行颂》，分为“奠基”与“足迹”两编。《先行颂·奠基》由部内外20多名作家领题采写，深入挖掘建国以来国家重点工程、各类矿山建设、为全社会服务过程中的地质工作；《先行颂·足迹》由几十位当年地质院校的毕业生讲述人生经历，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出新中国地质工作者的精神风貌。按照这个方案，两个编辑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国土资源文化建设的精品工程。用一句当今流行的话来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大餐，一份丰盛又实惠的文化大餐，一份有滋味又有品位的精神大餐。

关于地质工作的作用，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地下资源的侦察兵”，刘少奇主席称之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概括出这支队伍灵活、机动，为三军进发探路侦察争当耳目的特点。“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更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万马齐奔”，离不开地质工作的骏马领先腾飞。周恩来总理说得尤其明确，在把钢铁工业称之为“元帅升帐”、把铁路运输称之为“先行官”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比铁路还要先行的是地质工作。

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中央决断上、社会认同上，地质工作的先行性是无可争辩的。我相信，凡是和我们一道享用《先行颂》这道大餐的人，都能品味出地质工作的先行精神。

这种精神，是地质工作的内涵和几代地质人实践的结晶，不是外力加上去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因此，它就格外地可贵了。

可贵的先行精神，是一种勇挑重担、敢担风险的精神。

可贵的先行精神，是一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

可贵的先行精神，是一种肯于奉献、甘于牺牲的精神。

可贵的先行精神，是一种功而不居、豪而不傲的精神。

可贵的先行精神，是一种胸怀大志、放眼未来的精神。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地质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先行性、基础性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先行颂》“奠基”和“足迹”两编所表现的正是这里所说的先行性、基础性以及服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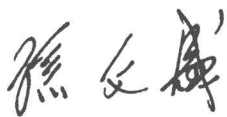
把地质工作的行业精神，提炼和归纳为先行精神，正是为了继承光荣传统，完成更加艰巨的国家地质工作的新任务。因此，总结、彰显、发扬和丰富先行精神，是国土资源人和地质工作者进行行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我们完善体制，提高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实际和深远的意义。《先行颂》的出版，不但是

对刘少奇主席关心地质、关心青年最好的纪念，而且是对于先行精神最好的解读和历史的钩沉。由于文字再现历史的局限性，作者和编辑者尽管付出了超常的努力，本书仍然会有各种史实、议论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我愿借此机会，把《先行颂》献给为中国地质事业牺牲和长眠的人们，愿它成为一曲安魂的乐章，奏响天上人间永恒的颂歌。

我还愿借此机会，把《先行颂》献给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人们，愿它成为一束不谢的鲜花，陪伴你们健康地安度晚年。

我更愿借此机会，把《先行颂》献给正在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的人们，愿它成为一条流淌着历史与激情的小河，与你一同前行，供你畅饮，供你洗涤，供你借鉴。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陈文斌' (Chen Wenbin). The style is cursive and expressive.

2007年3月1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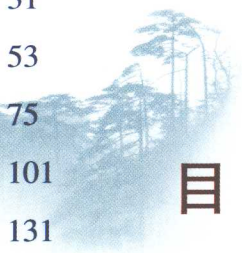
当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开发西部”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早在50多年前，作为先遣队、侦察兵、先行者的地质工作者，就已经在这莽莽苍苍的戈壁荒原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野外地质调查，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资源基础。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共和国没有忘记。

1951—1973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甘肃先后发现和探明了白银厂多金属矿、镜铁山铁矿和规模居世界第二的金川铜镍矿。三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白银、嘉峪关和金昌随之拔地而起。

1986年6月，甘肃省白银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相继隆重揭幕剪彩，成为地质工作者光荣往事的见证。

每座碑下都深藏着一部丰富多彩的故事。



目录

序：可贵的先行精神 / 孙文盛	
祁连山下的纪念碑 / 邓建永	1
平顶山的太阳 / 王庆林	31
发现大锡 / 赵月斌	53
梦圆攀枝花 / 龙孝明	75
寻找大庆 / 郭传义	101
蓝色国土进行曲 / 陈惠玲	131
大漠丰碑 / 宋宏建	157
蘑菇云升起之前 / 冯 飞	177
英雄的金色交响曲 / 郭大伟	207
指点成昆 / 刘 虎	233
青藏线叙事 / 杨 沐	263
点燃梦想 / 秦锦丽	291
为了千秋坝业 / 石华鹏	315
汗落三峡 / 刘 杰	339
清流从此北上 / 王庆林	373
首都水神 / 徐 峙	397
雪域流暖 / 郭友钊	421
生命的叩问 / 马宗波	451
走进地质公园 / 张建华	483
为了大地的丰收 / 李 风	515
入地记 / 刘扬正	541
秦始皇陵探秘 / 向 燕	579
转折 / 窦 贤	591
后 记	612

祁连山下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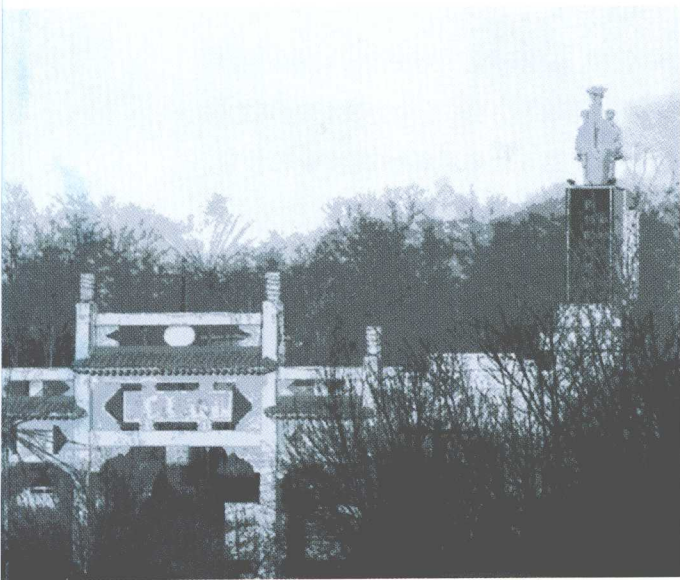
● 邓建永

1986年6月。

甘肃省白银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相继隆重揭幕剪彩。

多少人热泪盈眶。人们的思绪随着地质拓荒的影像掠过祁连山，鲜血与热汗曾为高原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戳记，风，雪，还有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壮士心魂，泥泞荒凉……

自从有了文明史，就有了纪念碑这一庄严形式。在人类这



白银市公园里的地质工作纪念碑

个旋转的星体上，已经有了和将要有着无以数计的大大小的纪念碑。

每座碑下都会深藏着一部丰富多彩的故事。

—

1951年5月，嘈杂的兰州汽车站出现了一群地质工作者。很快，他们乘坐两架胶轮马车，偏离了著名的丝绸古道，朝东北偏北的方向驶去。

马车上的领头人名叫宋叔和，那年，他36岁，是南京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之一；同行的还有胡信姬、沙光文等人，他们是西北资源勘查处的地质工程师，大多30岁上下；而最活跃的，是南京地质学校几个血气方刚的学生。

他们的目的地是甘肃兰州皋兰县的白银厂。

白银厂，一个美好的名字。

他们希望在那座早已废弃的矿山里找到新中国急需的矿产资源。

甘肃省白银市，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

它的地理位置是：东经 $103^{\circ}33'$ — $105^{\circ}34'$ ；北纬 $35^{\circ}33'$ — $37^{\circ}38'$ 。

白银市地处祁连山东段逐渐湮灭的地方，这里历史十分悠久，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16处之多，属于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这就意味着，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从事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

自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后，白银逐渐成为丝路咽喉要道和中西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桥梁。

也是从汉代起，在这片起伏的山地就出现了采矿业。

据《兰州府志》和《皋兰县志》记载，白银厂的矿业开采史运行到明帝国洪武年间时，已成鼎盛之状：

“松山之南，矿炉20座”，采矿点30余处，开采人员盛时达三四千之众，“日出斗金，集销金城”，官方在凤凰山、火焰山、铜厂沟专设办矿机构“白银厂”。

从白银厂开采的金银汇集到兰州进行交易，所以兰州有“金城”之称。这里的繁荣景象一直维持到清帝国的乾隆三年，那一年，皋兰、靖远一带突发地震，导致山体崩裂，矿洞塌陷，白银厂从此湮灭。

直到20世纪3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1939年，地质工作者霍士诚等人来到白银厂，他们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初步了解到白银厂有着分布较广的氧化铁矿存在。

两年后，地质工作者陈奋曾到白银厂做过调查。

1942年至1943年，地质工作者梁文郁先后两次到白银厂进行矿产地质调查，首次提出这里有铜矿的观点。遗憾的是，他的发现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1947年，地质学家宋叔和第一次来到白银厂，他在这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并写出两篇文章，除了确定黄铁矿的价值之外，还认定白银厂矿区地层岩性为变质火山岩系。

白银厂给宋叔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折腰山东侧的老君庙。这座重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古庙旁边，住着当地仅有的一户人家——佃农白发明老汉。1947年宋叔和初涉白银厂的时候，就住在白老汉家。

当年，宋叔和笃信“实业救国”，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此后，他被命运驱使着东奔西走，直到全国解放，才踏上一只结实的航船，前往东北考察有色金属矿产。在那里，宋叔和忽然想起遥远的西北白银厂，或许，那里应该有真正像样的发现。

于是，宋叔和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重返白银厂，最初，他们就住在老君庙里，老君庙是土坯筑的，正殿端坐着太上老君塑像，道童侍立左右。

但老君庙抵挡不了白银的“三多”：风多、狼多、蝎虎子多。

白老汉坐在门槛上，给地质队员们讲述“金牛仙姑”的古老故事。年轻人听着，笑着，把行李和工具铺摆在青砖地上。

当太阳照到老君庙残破的屋檐上，中国地质拓荒者的新生活开始了：

调查这里的老硐。

白银厂有多少老硐？至今没个准数，但名气最大的是“日进斗金”的金硐

沟老硐和阴风惨惨钻不到头的阴洼巷老硐。他们在金矾沟大开眼界，硐内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花”；在阴洼巷的老硐里他们先看到的是白骨和腐败的绣花鞋。死人和活人，虚幻和现实，传说和历史就那么纠缠在一个混沌世界。

宋叔和他们请来一批老石匠，用钢钎、手锤和火药，打了一条长80米的平巷，洞穿了折腰山。

1951年5月，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了60多人到白银厂进行了地质矿山普查，完成了地质地形图，进行了矿区槽探、坑探及清理旧矿硐工作，提出了进一步勘探方案，成为解放后白银厂矿田的第一批开拓者。

结果，他们在矿硐深处发现了辉铜矿。宋叔和的直觉是对的，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黄铁矿（硫）也在其次，这里真正的财富是铜！

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惊动了中央重工业部，惊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惊动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要恢复经济，要赢得战争，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实在是太需要铜矿了。

白银厂几乎立刻被列为苏联老大哥援助新中国“一五”计划的156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宋叔和奉召前往北京汇报，苏联专家前往南京审看资料，宋叔和的助手严济南带着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签发的介绍信前往东北求助，东北工业局的王鹤寿和袁宝华调拨10台钻机火速西行，通往白银的铁路公路上烽烟滚滚飞驰着探矿的人……

当岁月之风穿过1952年夏季的白银山谷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地质部的决议，李四光出任部长，传奇将军何长工、刘杰、宋应担任副部长。

白银厂勘探队伍被正式命名的番号是：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

这个队伍像一块磁石，吸纳着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们，有从东北调来的勘探队伍，有西北资源勘察处的学员，有中山大学、南京地校、南京大学、长春地院、北京地院、四川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武汉地校、郑州地校、上海财经学院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海外归来的印尼华侨，还有从朝鲜战场上撤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分部独立团幸存的官兵，他们被成建制转换为地质部勘探独立团……

那是一条流淌在白银厂的青春河，在我们采访的200多位拓荒者中，每个人的声音和影像都是那条河中的浪花，他们冲击着岁月的堤岸，最终雕刻成一幅延绵的历史画卷。

庞大的队伍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学者宋叔和做不到，恰好就在这时，一封电报从地质部发过来：“兹派卢红鬼任你队队长。”

宋叔和欣喜之余暗自嘀咕：怎么还有叫这样名字的人？

谜底随着“卢红鬼”的到来揭开了。此人大名卢仁槐，是译电员翻译错了。

16岁就参加红军的贵州人卢仁槐此时正在西安西北局组织部发牢骚，他嚷嚷着要见组织部长马文瑞，他心想，日他哥的，老子枪林弹雨打了半辈子仗，刚刚进城，屁股都还来不及坐热，又叫老子去钻山沟！绝对不行！要干工业，起码也要去玉门油矿！

秘书告诉怒气冲冲的卢仁槐说，马文瑞部长不在，您是不是先住下？参加一个茶话会？

就这样，卢仁槐被请进一个欢迎会的会场，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让我们热烈欢迎老红军卢仁槐同志到地质战线工作！大家鼓掌啊！

于是掌声如潮。

卢仁槐就这样误入西北资源勘查局，于是他命里注定就要干地质了。

于是，34岁的卢仁槐上身灰制服，下身斜纹黑马裤，肩披军大衣，腰别小手枪，头戴细呢帽，胸佩金星笔，斜挎牛皮包，到641队当队长了。

卢仁槐在白银厂第一钻动员大会上的亮相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们，我国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战役已经打响了！我们的一切就是为了这地下的窟窿！”

会场上哄笑声一片。

“错啦！错啦！呃，我想了一夜钻孔，可一使劲就成了窟窿！今后，同志们就是我的师傅！”